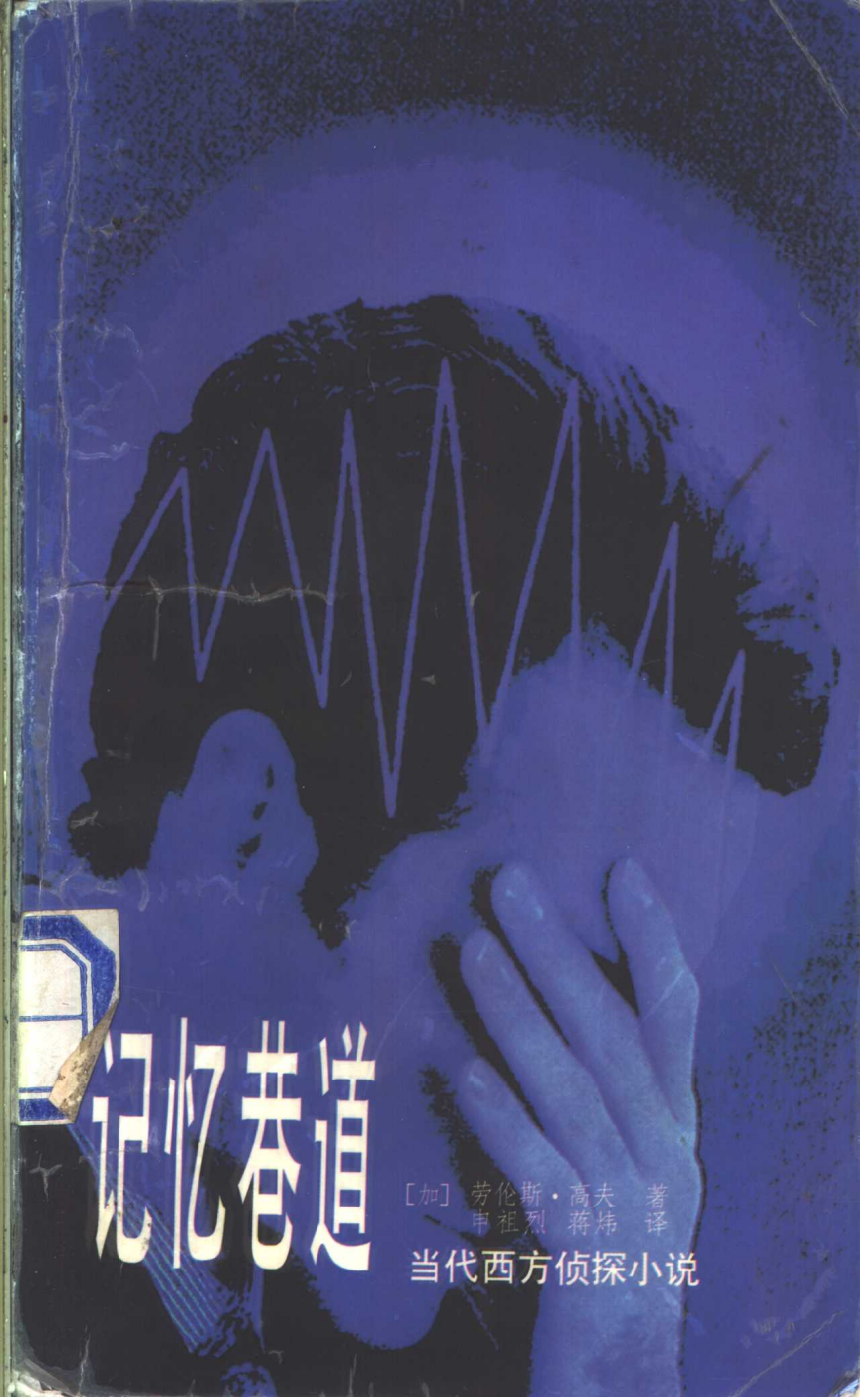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dark, textured blue. In the center, there is a large, dark, abstract shape that resembles a head or a face, with several sharp, white, triangular spikes or lines radiating upwards from its top. Below this shape, a hand is visible, reaching upwards towards the dark shape. On the left side, there is a small, rectangular, light-colored object with a blue border, possibly a book or a piece of paper, with a small, dark, triangular shape on its surface.

记忆巷道

[加] 劳伦斯·高夫 著
申祖烈 蒋炜 译

当代西方侦探小说

当代西方侦探小说

记忆卷道

[加] 劳伦斯·高夫 著

申祖烈 蒋炜 译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98—160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记忆巷道/(加拿大)高夫(Gough, L.)著;申祖烈
蒋炜译.-北京:群众出版社,1998

(当代西方侦探小说)

ISBN 7-5014-1799-7

I. 记… II. ①高… ②申… ③蒋… III. 侦探
小说:长篇小说 加拿大-现代 IV. 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7728 号

版式设计:连生

记 忆 巷 道

(加)劳伦斯·高夫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兴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8)

警官大学印刷厂印刷

787×960 毫米 32 开本 12.25 印张 204 千字

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14-1799-7/I·719 定价:17.70 元

印数:0001—4000 册

内 容 提 要

4 年监禁生活终于过去，罗斯保释出狱了。

监牢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好印象，尽管他在那儿结识了好朋友加利特。加利特因为抢劫一辆装甲运钞车，杀害警卫人员被判刑 25 年。加利特的同伙比利携巨款逃离现场，但后来却被发现死于女友家中的游泳池。从此，巨款成为摄魂的幽灵。

加利特监禁之下仍与女友莎侬保持联系。多年来由于加利特不断跟罗斯谈起他和莎侬的浪漫史和情爱生活，让罗斯在感觉和记忆里就像莎侬就是她的人了。加利特患病死去后，莎侬的书信往来对象就是罗斯了。

现在罗斯出狱了，莎侬渴望见到他并与他重温她和加利特那种离奇的情爱。莎侬会爱上罗斯吗？是罗斯和加利特的特殊关系及那笔失踪巨款使她别有用心？

与此同时，温哥华警察局的黄金搭档威勒斯和芭珂正在调查一位警官的离奇之死。这位警官过着一种

神秘兮兮的性生活，但这是他致死的根本原因吗？

当威勒斯和芭珂竭力想要弄清同事的被害案件时，作者再次出色地把温哥华的独特风情呈现在我们眼前。

序 曲

暗淡的橘黄色的街灯，一片又一片地开始在温哥华市闪烁。到了七点，天就完全黑了。滂沱大雨猛泻下来，阵阵狂风，席卷港口，肆无忌惮地把低沉的天空中的大团乌云撕成一小片，一小片。

被狂风刮掉了伞面的伞骨随风在人行道上翻滚，格格作响。各处林荫大道和人行道上的树枝被狂风折断，猛烈地抛向过路的车辆和毫无准备的行人。街边的排水沟，污水横流，八十磅重的下水道盖板被掀在一边，下水道口直冒白水。

刮落的电线，可怕地在嘶嘶作响。电线缠住了公共汽车，缠住了迷途的狗，狗先是惊恐万状，顷刻间，被电烧焦。

方圆数英里内惨黄的路灯一闪一闪，最终熄灭，于是成千上万户人家猛的一下被投入了一片漆黑之中。几个聪明人用起了手电，大多数人只好点蜡烛。不久，全城响起了凄厉的消防车的警笛声。

夜色苍茫，狂风呼啸。大树在冒泡的浸透了水

的土壤里被撕扯，小房子在暴风雨中倒塌。

有人说，这几乎就同生活在加利福尼亚一样。

这种说法仅仅是一个玩笑。近四周，共二十七天，老天爷一直比较惠顾这里？城市和郊区不停地下雨。人们都变得心灰意懒，不再对老天爷抱什么希望。这雨，似乎将永无止境地下去。

I

罗斯在狱中度过的最后一夜和他已经度过的近两千个夜晚并无多大差别。

告别蛋糕上没有闪亮的糖粒。

半明半暗中没有摇曳的烛光。

没有花炮闪光，也没有节奏明快的苏格兰歌声《往日多美好》。

那天夜里，监狱里安静得不能再安静了。

从厕所里传来滴水声，从近处传来睡梦人的咕啾啾语和呼噜呼噜的鼾声。

罗斯躺在铺位上，想着一种他以往时不时地听到过的咔嗒声，他使劲地回想这到底是什么声音。

他苦思冥想了好半个小时，终于弄清了这种奇怪的咔嗒声。这原来是一种反复不停地装卸半自动手枪弹夹的螺旋声。

有人在梦中痛苦地尖叫，恶魔般的笑声响彻了整个牢房。

他记起来，五年前他在赌场度过的第一夜。灭灯后两三秒钟内，他的一位受麻醉品刺激的赌友，一个摩托车手，一个名叫艾尔·威勒的胖胖的家伙，带着一种令人讨厌的诡秘和亲昵的神态向他扑过

来。罗斯很气愤，伸出拇指抠出了艾尔的左眼。

两周后，同一天，罗斯眨着眼从一个“暗室”（就是监狱看守们常说的严格监管的地方，如赌场）走出。那个艾尔飞快地拉着一辆垃圾车朝他冲过来。罗斯当时带着一把刀，这可不是那种廉价的用餐匙磨尖的小刀，而是一柄真正的、中国制造的、不锈钢的尖刀，刀上有放血的槽，刀刃上部呈锯齿状。罗斯用刀朝艾尔的胳膊上狠狠地扎下去，又伸出手去抠出艾尔另一只眼睛，眼珠子在摩托车手毛茸茸的脸颊上晃动。艾尔尖叫着，惊恐万状地朝后退。罗斯迅速拔出刺进艾尔胳膊里的刀，咬着牙，使尽全身力气把刀捅进艾尔的心脏，一直捅到刀柄。艾尔的鲜血直喷，然后昏死过去。

监狱里的精神科医生，名叫瑞诺兹。他坐在椅子上，轻松地朝前挪动了一下，对罗斯提出了一个要害问题，他问罗斯为什么要杀死那个摩托车手，他当时是怎么想的。

罗斯对这个问题早做好了准备。他说：“同一时刻，朝不同的两个方向看，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

“你是说，他掉出的眼睛左顾右盼？”瑞诺兹暗自好笑。神经科医生大约五点六英尺高，可能有一百八十磅重。淡红色的头发显出灰色条纹，满脸长着大胡子，看上去，似乎才修剪过。他身穿一件褐

色的花呢夹克运动衫，裤子不太相配，白衬衫的口袋里装的东西太多了。就他的体形来说，脑袋长得太大了点；就他的脸盘子来说，金属边框的眼镜又太小了点。他两眼深褐色，呆滞无神。当他微笑时，露出的牙龈比牙齿多。从耳朵里和鼻孔里长出的毛已经平整地剪短了。他的指甲闪亮，像陈列室里摩托车上的防护板，鼻子像一个微缩的屁股。

他把穿着丝袜的脚高高地放在桌子上，熟练地用未削过的铅笔的带橡皮头的一端在耳朵后面挠痒。

罗斯说：“是的，他的眼珠摇晃不定，就像……蜘蛛？只有蜘蛛才能那样，不是吗？它在同一瞬间打量不同的方向，一会朝上，一会朝下。”

“你当时害怕吗？”

“不，当时在火头上，根本不害怕。”

“后来呢？”

“我有后怕的反应吗？”罗斯穿着囚服，一件素白的T恤衫，上面印有标识字样。他双臂外露，前臂肌肉隆起，带有永久性的刀砍的疤痕。他身向前倾，坐在椅子上。“我不害怕，医生。但是一想到也许会降临到我身上的那件后果不堪设想的事，我倒是感到恐怖。那件不堪设想的大事就是死亡。除非我没有杀人，没有目睹他死去，因此事情更糟，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死亡并不再是不可想象的

了。”

“你当时，或者说，你现在感到后悔吗？”

罗斯把手放到下巴上，思考了一小会。并不是因为他需要时间考虑问题，而是要让医生相信他不是个生性轻浮的人。最后，他说：“那个家伙是一个缺乏人性染色体的人，我不是说他确实该死，……但是，为什么我该让他活着？”

瑞诺兹点点头。

“当然啰，这是明明白白的自卫案例。”

“这正是他们在审讯中所说的，医生。”

“你说什么，罗斯？”

“你看过了我的审讯记录，我唯一伤害了的人是我自己，当然，还有酒吧间里的那个可怜的人。”瑞诺兹用他的鞋后跟在桌子上推了一下罗斯案件的文件夹，罗斯就坐在旁边。

尽管罗斯像一尊真人大小的铜像那样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然而他的内心却没有平静过。他一直在回忆已经过去的那件事的每个细节，回忆那个酒吧里的倒霉的家伙巴利·弗莱克斯。巴利是个股票经纪人。更糟糕的是，巴利很有天赋，是一个天才的股票经纪人。神态老练的起诉人告诉豁嘴的检察官，十二个月来，一直到那天下午为止，罗斯一直在袭击巴利。巴利足足拥有五十八万元，想一想，先生们，女士们，大半个百万！说这个飞黄腾

达的经纪人靠内幕交易和损害股票持有人的利益而发迹是站不住脚的。要紧的是，他挨了打，而且他已完全丧失了工作能力。巴利深居陋巷，再也不能随意行动了。

公平地说，罗斯当时也考虑过，他不应该打巴利，不应该带给巴利那样巨大的痛苦。现在罗斯长大了五岁，也聪明了五岁。不光彩的五年，使他感到后悔，真正的后悔。

他用酒吧的椅子猛击巴利，把他打得半死。巴利昏迷了六个月后，苏醒时，发现“马特洛克”成了他喜爱的电视节目。在闲暇时，他迫使自己尽力回忆如何刷牙。也就是说，他已经丧失了生活的信念。罗斯使得他现在，也许是永远地、彻底地丧失了工作能力。他的存款已经耗尽，银行已经往他的滨水区住宅发出报告单。他的漂亮的金发女友也已经跨进出租车，不辞而别了。他被迫搬去和母亲住在一起，幸好，他母亲对此倒并不很在意。

律师指出，罗斯已完全破产。律师提醒陪审团注意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罗斯能为他的罪行付出代价的唯一方式是他的穷困潦倒，一无所有。

罗斯不让他的律师去叫那个脱衣舞女也是个半职业妓女的女人来作他的辩护证人。他一直相信他在保护她免受暴力强奸。这女人就是他的亲爱的妹妹安琪娜。她曾来看过他一次，当时他在市看守所

里因无保释人而焦虑不安。而她明明白白地告诉他，她不能为他提供任何证据，因为如果他们的安装了人工心脏的母亲知道了她心爱的女儿靠什么谋生时，就会要了她的命。在过去的几年里，安琪娜给他们的母亲寄过许多信件，说她安琪娜是一个小镇上的幼儿园的教师，嫁给了一个名叫瓦尔萨的牙科医生，而且她和瓦尔萨已经有了三个可爱的孩子，都是女儿。

罗斯垂头丧气，沉默不语。他在拘留所蹲了十一个月，等待审判。后来判了十年徒刑，但在拘留所业已度过的时间被计入徒刑期，这样，就只剩下九年零一个月了。如果不是杀了那个摩托车手，他真可算得上是一个模范囚徒了。他的第一次假释听证会完全失败，但却大大长了见识。第二次就有经验了，他走到台前，大喊大叫，鼻子上顶一个红蓝相间的球，竭力不露笑容，仔细地回答那些无休止的、挖空心思精心策划的问题。听证会后，监狱方面谨慎地同意发给他六个月的周末白天休假证。

而现在，他正要离开监狱时，他还得继续同瑞诺兹进行上次未完的法庭对话。

神经科医生说：“好吧，告诉我，出狱后，你打算干什么？”

“我想找份工作。”

“对，当然啰，在假释条件下，采取一切合法

手段，寻找收入可观的工作。那么，你要找什么工作呢？”

罗斯耸了耸肩，为了礼貌起见，他尽力去想那些至少让人相信的事。然而他的心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的，好像上帝猛的一拳，打得他晕头转向。“搞心脏移植吧。”他呆呆地回答。

瑞诺兹不无讽刺地暗笑。“你仍然对艾尔有负罪感。你强烈希望做个医生，那当然好，但几乎是不可能的。”

神经科医生做了个快速下梯子的动作。罗斯的眉头紧皱得像刚犁过的地一样，他竭力要弄懂瑞诺兹的意思。最后，他终于明白了：神经科医生认为他的要求太高了。

“洗车吧。”

瑞诺兹笑了笑。他说：“那值得一试。嘿，你根本不知道，”他开朗地做了个手势，“毕竟，我们是生活在充满机遇的土地上的近邻。有些美好的东西瞬息即逝，机会不可错过！”

“奇迹也会发生的。”罗斯说。

“这，你就说对了！”医生得意洋洋，神采飘然。他划了一根火柴，然后说：“顺便说一句，有些事你应该知道，伙计。”

“什么事？”

“你妹妹同那些在保释会上的蠢家伙们一起帮

助你，他们也做我的工作，尽管我不好意思承认。”

罗斯很吃惊，问：“她要干什么？”

瑞诺兹笑了笑，露出了经过仔细矫正的牙齿，说：“她是个妓女，你想，她能干什么？”

罗斯面临两种选择：要不静静地坐着；要不一头撞进装满毒气的毒气罐去自杀。他毫不怀疑，两个看守就潜伏在神经科医生办公室的门外，手里拿着警棍，难看的耳朵贴在擦过的餐桌上。这些虐待狂，他们宁愿疯狂地折磨别人而不肯喝小瓶的野火鸡威士忌啤酒。罗斯静静坐在那儿，要他一下子作出决定，确实是个难题。可是安琪娜已经背叛了他，再说，在监狱熬过的五年铁窗生活已经把罗斯磨炼成了一条硬汉子。五年中，他被迫做过无数对自己对人都非常可怕的事情。

罗斯移开双眼，让自己放松。他摆出一副满足于消极等待别人来安排命运的姿态。

瑞诺兹在上衣袋里摸他的硕大的金笔，他一本正经地拧下了笔帽，打开烫金的蓝色羊皮封面的活页笔记本。他翻到一张空白页，用血红的墨水快速地写下两三个字。然后把笔放在桌子上，再照样翻到一张空白页，用绿色墨水写了两小段。瑞诺兹吹干了墨水，合上了笔记本。将要结束这次谈话时，他在椅子上侧向一边，放了一个爆竹似的大响屁。

“你明白绿墨水和红墨水的意义吗？”

“绿色表示好，红色表示坏？”

瑞诺兹摇晃着钢笔，形成一道金光闪闪的彩虹。“绿色表示走，红色表示停，你理解它们的区别吗？”

罗斯点点头。

神经科医生不协调地捋了捋胡子，似乎对胡须一下子被弄得井然有序感到高兴。“我希望你理解了，但愿如此。可是，私下说，我对你的重新开始新生活的能力大为怀疑。”

罗斯感到很不舒服。他说：“说具体些，到底为什么？”

“你的狱友加利·加利特。你和他的关系很亲密，对吧？”

罗斯点点头，“我们相处得很好。”

“他犯的什么罪？”

“武装抢劫、谋杀。”

“请说详细点。”

“他和另一个人，比利，合伙抢劫了一辆装甲运钞车，枪杀了几个警卫员……”

“抢了多少钱？”

“如果你相信警方的话，是二十二万。”

“罗斯，我们能相信警方吗？”

“永远相信，瑞诺兹医生。”

“你的好朋友加利特死后，你一定很难受吧？”

“是的。”

“罗斯，他知道他会死的。在他死前，监狱的大墙内，谣言纷纷。他告诉过你有关那次抢劫和谣言的真相吗？”

罗斯摇摇头。为了强调，他说：“没有。”然后，他又摇摇头。

“真的？加利特没有任何亲友，甚至没有母亲。除了他的女友和他的律师外，没有任何人来探望过他。而你们两个情同手足，他快死了，你提名保释。他几乎把他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了你，但他却没有告诉你那二十二万元藏在哪儿，这合乎情理吗？”

“是的，我觉得合乎情理。”

瑞诺兹把钢笔的尾端刺向毛茸茸的耳朵。“那么，是他不愿意告诉你？”

“因为他还有女友沙依。如果有人得到了这笔现金的话，那可能就是她了。他确实爱她，他曾经给我看过照片和她写给他的信……”

瑞诺兹岔开他的话说：“我们恰如其分地谈到过加利特和你的关系。我们也已经同她谈过好多次了。可她根本不知道有钱这么回事，因此，只有靠你了。”

“可加利特当时不相信他会死，”罗斯说，“最后，他受上帝感召。他相信他的命运与其靠大人物，不如靠上帝。”